

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定位

Strategic Position of Consturction of Ecologic Environment in the West of China

陈国阶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成都 610041)

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我国建设史上是一次认识飞跃。它不仅突出了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地位,而且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与环境”、“开发与保护”、“生态与生产”两张皮相互对立的思维,突出了生态环境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分割性、整体性,真正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系统、多维的战略思维。

一、战略定位的意义

笔者近年来在各种报刊、杂志、会议上,多次看到、听到各种强调西部生态环境建设重要性的文章、言论,深感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生态环境意识有空前提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但是不少人将生存环境建设提高到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位”、“中心”、“根本”和“头等重要”的战略定位,作为一名长期呼吁加强西部生态建设的人员,高兴之余,心中却又感到不安。一方面,觉得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急需的不是如何抬高地位的问题、不是叫得越响越好,急需的是如何扎扎实实、脚踏实地苦干。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觉得只有科学地给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以正确的定位,才能顺利推进西部大开发和生态环境建设。现在,也许是通过讨论,加以澄清认定的时候了。

笔者不太明白的是,提出生态环境建设是西部大开发主要的、根本的、头等的、中心的任务,是不是意味着其他建设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开发、社会文化教育卫生建设等等就是其次的、非根本的、非中心的呢?生态环境是主要任务,是不是就意味着其投资、其项目要多于、高于、压倒其他建设呢?是不是领导者的主要精力就要放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呢?是不是意味着生态环境建设在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计划中是第一位的呢?是不是就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建设来带动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领导西部进入小康、进入中等发达的阶段呢?若这种理解没有大的出入,则我认为是不妥的。战略定位问题是

一个极重要的带有方向性的问题,战略定位直接关系到战略规划的实施和战略的实施,战略定位不准会导致战略失误。因此,审慎地处理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定位,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西部生态环境有其特殊的战略意义,对全国生态安全负有重大的战略责任,对西部的健康发展有其基础作用和影响,但无论如何,生态环境建设只能是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中的一环,不可能扮演主角、主导、主体的作用。具体说来,西部最根本的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社会文化教育。与此同时,处理好与生态环境的协调,重视生态恢复与重建。

总之,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战略定位应该是:全国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大开发重要的战略内容之一;西部和全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可缺少的战略部署之一。其战略目标是:建成全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建立西部生态安全体系,确保西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实现西部社会进步、经济发达、生态环境良性循环。

二、西部生态退化的主导原因

我国西部生态退化主要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人类活动干预的结果;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特别是自然生态)的破坏主要不是因为社会经济太发达,而是因为社会经济太落后。可以说,经济发展滞后和贫困是导致西部生态环境退化和恶化的主要动力。(1)落后的社会经济导致环境容量狭小。西部地区虽然人口密度大大少于东部发达区,但西部却成为人口环境容量超载区,而东部却成为人口环境容量的剩余区,这是近年各项研究得出的一致结论。西部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口超载的产物,人口超载导致过度放牧、过度垦殖、过度采伐,进而引发环境灾难。(2)贫困诱发破坏生态的赚钱动机。西部人均GDP远低于东部,贫困迫使人们以对资源的高强度原始开发来弥补财政、资金的不

足。对森林滥施采伐, 淘金、煤窑、石灰窑、砖窑、炼焦、炼磺等各类小矿山遍地开花, 过量采挖中药材、珍贵特产等随处可见, 导致资源枯竭, 生态退化。

(3) 产业结构陈旧。第一产业比重过高; 第二、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 致使绝大部分人口和劳动力以农业为生。二、三产业就业门路少, 因而大大加大了对土地开发的压力。(4) 生产方式落后。以粗放、原始的强度开发为主。西部不少山区, 刀耕火种依然存在, 而陡坡开垦、顺坡种植更为普遍; 人工草场数量少, 天然放牧, 单位面积产草量低, 超载放牧成为必然, 而以畜粪为生活能源, 不能回草, 必然导致草场退化; 山区以柴为薪, 必然导致植被破坏。至于落后的社会经济水平, 必然导致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和对生态环境功能的无知。这些都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 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建设成功与否, 关键不在或不仅仅在于生态环境本身, 而在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以下几点关键性认识。(1) 如果不能通过经济发展, 全面提高西部人口环境容量、克服人口超载的现象, 则改变西部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就失去了基础。这里只强调一点, 造成人口超载主要不是人口数量问题, 而是人口质量的问题, 更是经济质量问题。落后、贫穷导致生态的严重破坏是所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 我国西部也不例外。(2) 当前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能否坚持到底, 取得较佳效果, 关键不在于造林的技术、退耕的补贴, 而在于能否在实施区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 取代过去的木头财政和广种薄收的陡坡种植模式, 增加农民的收入。(3) 退化草场的恢复与重建, 关键不仅在于保护, 而且在于实行牧民定居, 以生态能源代替畜粪, 建立人工草场, 提高单位面积载畜量。(4) 水土流失的控制, 关键不在于具体技术, 而在于改变西部农业的结构、种植方式和模式。凡此种种, 均不能离开社会经济谈生态环境建设; 当然也不能离开生态环境建设谈社会经济。

三、东西部协调与经济和环境的协调的统一

当前, 有的专家提出, 西部以生态建设为主, 不必在经济上去追赶全国发展水平, 西部与全国发展的差距, 由东部、中部发达区加以补助。笔者认为, 这是不切合实际的。首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拥有 3.5 亿多人口的半壁河山, 长期在经济上靠另外一半地区来供养、支撑, 不论受方与付方都难以接受。西部的生态功能区位确实极其重要, 西部生态环境质量的变化不仅关系西部自身的发展, 而且关系全国、东部的安危。几大流域的水患、每年多见的沙尘暴确已大大超出西部自身的范围, 但即便东部按生态经济效益计值给西部补偿, 也只能起辅助作用, 不能起根本作用; 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的巨额投

资, 只有依靠自身的经济实力长期投入才能解决; 东部只能作补偿, 不可能作投资主体; 更何况在可预见的未来, 补偿也难以做到。总之, 西部只有谋求经济的自立 (这里的自立不是指要建立完整的产业体系, 而是指有与全国、东部和国际竞争的能力), 才能有自身的彻底解放, 也才能有生态环境建设的社会空间和经济能力。更重要的是, 一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建设不可能离开经济建设而取得成功。社会—经济—自然不论在哪一个区域都已构成不可分割的大系统, 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偏弃, 更不可能各自孤立进行。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区域全面的发展, 是社会系统、经济系统、生态环境系统协调的发展, 以牺牲经济系统的利益, 谋求生态环境系统的优化, 将会使可持续发展系统畸形而不能持续。缩短东西部的经济差距, 不能寄希望于东部对西部的“恩赐”, 而应该寄希望于西部自身的发展。全国经济的腾飞, 在一定的时期内, 西部的贡献可能不如东部大, 但毕竟仍占有相当份额, 只有东、中、西部较协调地发展、优劣势互补, 全国的经济才能走上健康之路。

当前西部大开发已不是该不该开发的问题, 而是如何开发的问题。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凸现, 不是西部开发多了, 而是开发粗了; 不是现代产业多了, 而是原始产业惰性大了; 不是开发过头了, 而是开发失当了。总之, 不是不该开发的问题, 而是不该乱开发的问题。现在尖锐的问题是如何从生态破坏与贫困的恶性循环中摆脱出来。笔者赞成下面的观点和做法。

1. 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决策之一, 纳入西部可持续发展的总体规划 and 系统, 统一实施。

2. 在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中, 特别是产业开发和各类建设项目中, 切实搞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 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门类、项目选择、选址等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问题, 避开与环境严重冲突的环节, 尽量选择与环境友好的方案、项目、布点; 受损和破坏的生态环境分别给予治理、恢复、补偿或重建。

3. 若干对环境危害大的建设项目, 即使经济效益较好 (经济效益差的自不必说), 也应忍痛割爱。西部开发的门类很多, 能带来高效益的产业很多, 思维不能只停留在工业、矿山上, 特别是污染型工业上。很多地方可以开发生态农业、清洁能源、少污染或无污染工业、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绿色产业 (天然药物、天然饮料、天然绿色饲料、天然菌类等种植基地及加工业); 开发乔、灌、草多层结构的农林复合系统及其种植模式。总之, 寻求有益于环境又有经济效益的产业门类和模式 (如种植皇竹草、鲁梅克斯 K₁、红豆草、三叶草、紫穗槐等, 能带动

畜牧业大发展,又防治水土流失)是当务之急。

4. 加大生态环境的投资力度,切实抓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草场整治、水土保持、水源保护、灾害防治等重点工程,社会经济建设项目要主动配合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的实施。

四、对西部生态环境建设几个热点问题的思考

1. 关于“山川秀美”

“山川秀美”是一种社会理想、生态理想、环境理想,是人类奋斗的长远追求,但现在许多省、区、市、县的环境规划,把实现山川秀美作为10多年、几十年的目标,这是不现实的;对“山川秀美”也缺乏科学的界定。在许多人类居住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实现较好的生态环境,是有可能的;但在几十年内要在西部地区实现山川秀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对于广大的戈壁、沙漠、黄土沟壑、高山裸岩、干旱河谷、沙暴沙原区能保持其生态失衡不扩展、不恶化,就不错了,想让它到处青山绿野、黄河水清,是办不到的。人们在强调山川秀美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人类只能做符合自然规律的事,而不能强迫自然接受人类美好的愿望。“山川秀美”如果指的是:天然环境原本秀美的,保持其稳定秀美;原来秀美但已遭局部破坏的恢复其秀美;原本环境就恶劣的,只要不与人类发生关系,就顺其自然;原来的山川大漠则不要随意去扰动它,那么就是实事求是的。但若“山川秀美”指的是:不能绿的,要绿;不能清的,要清;不能秀的,要秀,那就是讲空话了。不能把“山川秀美”作为一个标签,到处都贴上,否则,会适得其反。生态环境建设是一项永无止境的任务,只要有人类活动,就会有人地矛盾,就会有生态环境建设的需要;山川秀美是一个没有终局的理想追求,不可能一劳永逸,不能把它作为一个有期限的目标。

2. 关于生态热

社会上似乎正在出现一股生态热,“生态”这个词频频出现于政府文件、官员讲话、学术文章、商业广告、企业形象、生活口语上,生态旅游、生态食品、生态建筑、生态美容、生态社区、生态城市等等,随处可见。应该承认,这其中炒作的成分恐怕大于科

学与实践的成分。就拿较为实际一点的西部生态旅游来说,究竟有几个旅游区、点是按生态旅游的标准来规划、设计、规范 and 管理的?恐怕一个也找不出。其他的就更不用说了。实际上,真正懂得生态内涵的并不多,而生态的魅力被炒作家当作炒作工具的却不少。

我并不完全否定生态概念被社会广泛应用的意义,它起码说明生态的观念、价值开始为社会所承认、所关心、所看重,无疑较之过去对生态的贬衰、无知、排斥,是一种进步,但生态毕竟是科学命题,是一种新的文明观、价值观,不能靠炒作来实现。炒作多了,名不符实,反过来会使人们对生态的认识庸俗化;到处都是“生态”,又看不出与旧的有什么本质差别,久而久之,生态的理论和方法反而会受到人们的轻视,其现实的价值亦就会丧失。

3. 关于生态环境建设的“政绩”

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各级政府考核政绩的指标之一,这是一种决策和管理的进步;生态环境建设也确实能成为从政者体现政绩的载体。但生态环境建设的目标是要体现在实际的生态环境效益上,描绘在祖国的大地上,而不只是记在个人的功劳本上。生态环境建设是长期的任务,许多生态环境建设项目短期内并不能视为显著的政绩,有可能这一届的领导班子是给下一届或下几届领导班子“作嫁衣裳”。生态环境退化的原因之一是以往各届决策者的急功近利,“杀鸡取蛋、竭泽而渔”。同样,生态环境建设最忌讳的也是短期行为、“任期行为”。现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突出的问题是:(1)口号多、落实少;(2)浮夸多,实绩少;(3)要钱要粮多,精心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实施少;(4)部门、区域间利益分配扯皮多,协力、协调少;(5)争领导权、决策权、掌钱权的多,敢于承担责任的少。笔者真诚地希望在西部生态环境建设中能造就一批优秀的战略家、决策者、帅将才。但这需要埋头苦干,需要脚踏实地,需要科学态度;而不能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太重,不应将生态环境建设作为往上爬的垫脚石,更不允许在生态环境建设中搞虚假的、表面的、浮夸的“政绩”。从政者需要政绩,但从政者不能仅仅为了“政绩”。从政者注重政绩,天经地义;从政者只经营“政绩”,天理难容。

(责任编辑 王宏章)

科技动态

用醋清洗芯片可大大减少污染

据英《新科学家》2001年2月24日报道:芯片是现代电子产品的心脏,但在任何地方生产芯片都会对环境造成一定污染,因为制造厂在最后都要用数以千升的酸清除掉硅芯片上的化合物涂层,然后再用几百万吨水漂洗掉醋酸。现在新墨西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找到了一种用醋清洗硅片的方法,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方法

是将硅片放入一个装有醋和二氧化碳的压力容器内,然后加温加压使醋和二氧化碳变成所谓的临界流体。它像气体一样渗入到细小的空隙中,同时像溶剂一样溶解掉硅片上的化合物层。这种工艺比用传统的方法对环境的污染要小得多,因为二氧化碳和大多数醋都可以回收利用。(刘先曙)